

近代名医精华

方耕霞产后急症验案选析

江一平* 蔡丽乔**

方耕霞(1844~1926年),名仁渊,江阴顾山人,年轻时曾随无锡名医王旭高学医,后在常熟开业,负有盛誉。治病能因人、因时、因地而异,审证求因,变化中有法度。曾编次《王旭高医案》四卷,颇受医林称许,遗著《倚云轩医案》《倚云轩医话》未刊印,今选其治产后急症验案四则,以飨读者,俾窥见其识病用药,学识心思之一斑。

产后中风

例一:“冬初有陈氏妇分娩后,身体甚健,三天即出房操作,至七日饮食纳减,小有不快,二更后即身热如灼,口噤不语,面赤如妆,汗出如浴,两手颤振,两目上视,举家惶骇,即请某医视之。医以为肝风,死症也。而进龙、牡、龟、地等潜阳熄风,两进而病不少减,来延余。诊其脉洪大搏指,掀其舌,尖绛、苔糙罩灰而干,问其瘀露有无,其母曰:产时颇有,二三日全无矣。予曰:此产后中风证也。以脱血之后,阴不配阳,平日劳动,心肝之火暴起,与外感时令风温相合,劫夺其阴,阴气不能承守,阳气炽张,有升无降,九窍失其通和,百骸失其柔运,遂成此证。若进镇摄涩敛之药,比如入井下石也。为制羚羊、石决、鲜地、梔、翘、黄芩、川贝、杏仁、当归、钩藤,大清其热而降其火,更磨化症回生丹服,以化下焦瘀热。两剂后振颤大汗始定,言语渐出,舌本仍强,减去黄芩、化症回生丹,以鲜生地易大生地,又两剂,面赤变白,知饥思谷,能寐。而右手足偏废不能举动,更进交加散,以生姜汁炒鲜生地渣,鲜生地汁炒生姜渣,佐以芎、归、秦艽、菊花、石斛、川贝。三剂胃气渐醒,转

见畏寒神倦,再予黄芪、桂枝、归身、川芎、秦艽、菊花、白术、陈皮等10剂,始手足便利,谷食充旺而愈。”

例二:“南门外王姓妇,患产后中风,舌强不语,左体偏废,心中明了,并无身热。诊脉弦芤无力,面白舌淡。予曰:此中风之虚证也,非大剂温补不可。方用高丽参三钱、黄芪五钱、炮姜一钱、肉桂三分,佐以四物汤。服三剂,颇见转机。五剂,语言能出,身体能动,计前后服参三两许而瘳。”

按:同为产后中风,其本虽虚,然标有虚实之异,方氏从此着笔,进退从容。陈妇产后将息失宜,心肝之火与风温之邪相合,脉证俱实,故予清热泻火、平肝熄风,由于本虚标实,未可过剂,热退风平,转见畏寒神倦,即进补气养营,谨防中寒复起,以善其后。王妇脉来弦芤无力,面白舌淡,系产后去血过多,脉证合参,标本俱虚,乃予益气养营为治,俾气血运行,始得言语出而手足动。方氏志此两案,示人以中风治要,并云:“无论东垣言气,河间言火或丹溪言痰,皆从虚面而来,标病虽实,本病必虚,能察其虚面,方能治其实面,不但产后然也。”其论证是非常确切的。

产后发热

例三:“石梅蒋姓妇,于六月二十四日分娩,二十五日微发热,二十七日因大儿患惊痧死,悲哀气闷,热即甚,二十七日延女科进发表清热药。嘱之曰:须得畅汗,热乃退,服药后,拥被重帐,戒勿动。果大汗浹衣,热更甚。

* 江苏省常熟市中医院

** 上海市崇明县中心医院

明日仍请前医，医曰：汗未足，热固不退也，更汗之。汗愈多而愈热，且烦躁。明日，医曰：表邪未解，里热已甚，须表里两解，与发表清里，夜即谵语发狂，其热如火。医曰：病凶甚，非大剂清凉不可，且谓今夜危矣！病家惶急来延余，余索方观之，见香薷、豆卷、芩、翘、梔、地、生石膏一两。问此药服否？曰：煎好正要吃也。予曰：且缓。待余诊视再吃可乎！入室视之，病人谈笑自若，声音高朗，扪之热灼手，点汗全无，知为阳明热甚，按其脉，弦洪搏大，上出鱼际，视之舌，光红干绛，予心疑之，意谓三四日病虽产后，何至如是危急乎！且脉在寸口，渴饮无算，阳明之热方盛，而何以阴津已亡乎！静而思之，而晓然曰：此产后伤暑症也。医者不明，以辛温妄汗伤其津，津血两亡，故谵语发狂，邪在血分，故昼明夜昏，正存为虚，邪盛为实，是不可以白虎治之。乃曰：前药断不可服，服之即应其危险之言矣。予生地四物、鲜藿斛、麦冬、白薇、玄参大剂，煎调化症回生丹。一服，夜分谵语不作，颇能安寐，明日灼热烦渴略退，仍前剂三服，津回舌润，身热退净。三日后，夜分微热而谵语复起，予思热退津回三日，病减半矣，何以夜间尚作谵语，因思热入血室，证有昼日明了，夜则谵语，如见鬼神状。新产血室大空，更甚于经行之后，其热邪有不乘虚而入之乎！然仲景之小柴胡加减与此不合，乃进交加饮，鲜生地一两捣汁炒生姜渣，生姜三钱捣汁炒生地渣，合芍、归、丹皮、丹参、蒲黄、五灵脂、桃仁、龟板、穿山甲二剂，夜分谵语始去，仍动辄汗出，更四物、西洋参、丹皮、丹参、桃仁等，汗渐止，胃渐醒。后又肩胛手腕发流注溃脓，此瘀凝不彻，逆走入络，营卫虚而络阻所致，前方加酒炒丝瓜络、牡蛎等调理一月而痊。此证若仍服前医之药，必至阴阳两竭而死，死后犹谓病终不救，不知药之误也。”

按：产后伤暑，热入血室，夜间谵语，方氏舍仲景之小柴胡而进以交加饮，用生地、生芩互炒，能通瘀调营，清血热而不寒滞，通营气而不辛散，和寒热而不伤血耗气。化症回生

丹，乃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方，功能治热邪搏入下焦血分有瘀结者，其中大黄、益母草膏、和人参、元胡、三棱、香附、桃仁、红花、当归等行气破瘀之药，有攻不伤正，气血并调之效。方氏对产后早期瘀热之症，常移用此方，十分贴切。

产后晕厥

例四：“裴菊村先生之妾，三月间因小产去血过多，晕厥甚危，连进温补，一月来已就愈。四月，梳头后而偶感微寒，夜即发热，热尚微，如是者两日。至十七日，热势大作，汗出如雨而不退，气逆神迷。先生善医，为虞地名手，以前两夫人均病产而歿，故今兹惶惑甚急，来招余商之。余诊其脉，洪数而芤，呼吸七八至，扪之热烙手，舌苔铺白，口不渴，少纳粥，呼之则清，少停则迷，而谵语面眊唇白。余曰：此营血大虚，气随血上脱之象也。然以壮盛之年，产以匝月，当不至此，有别故否？主人曰：将及满月，癸又大来。余曰：是矣。为商参、芪、归、草、芍药、萸肉、熟地、龙、牡、炮姜，大剂投之。次日诸恙稍减，余谓药向效求，请毋更方，主人谓病者素体中虚多痰，恐熟地腻膈，可易于术。既请赵蕴芬、吴纯青两先生同诊，亦主前议，服之热仍甚，汗多，神迷不减，口渐渴，苔渐糙，再参龟板、麦冬，明日起而眩暈，恶心呕苦，有梦交，余曰：胆胃之痰火盛矣，须左金温胆法。主人曰：是必温邪在内矣。于是议交加饮，合梔鼓彻邪养阴法，后夜来烦躁不寐，明晨再诊脉，呼吸七八至，芤大而弦，形神更倦，自言身体恍然不能自主。主人言正气不支矣！恐有汗脱之变，诸人彷徨，余亦踟躇无定，既而曰：昨方既不得手，惟有仍进生地、龙牡之法，诸公以为可否？主人曰：须加五味以救肾气。余曰：妙甚。服后，脉少敛，热顿减，神亦少安，原方再服，诸恙渐退，而咳嗽甚盛，舌苔灰干渐聚，底质始红，始多汗，今身热无点汗矣。余谓主人曰：今虚象渐退，温邪大现矣，非轻清宣解不可，虽然血脱阴虚之后，其养阴扶正必不可少，议生地、阿胶、西洋参、鲜沙参、桑皮、丹皮、

杏仁、贝母、蒺藜、白薇为方，一服汗出，舌灰渐化，表热大衰而咳嗽仍甚，再加炒黄芩、芦根、生甘草轻清上焦，两服灰苔渐化，热大退，知饥思谷，脉和平，渐次向愈。

是证濒危时，初用温补而后苦泄，继用敛补，再以清化养阴，前后诸法，补泻互用，不知者必疑审证治法有误，实则大脱血后感邪，非大补则邪陷不起，非清化则起而不达。始之补法，添其饷也；继而敛之，集其兵也；终则清化，斯一战而成功也。总皆扶正撤邪法也。

苟不应变随机，未有不败事者。”

按：裴妾产后晕厥，病起于小产初愈又崩，患者虚体客邪，本虚标实，虚实夹杂，整个病程中变化不定，无怪病家虽亦业医，亦惶惑无定，幸经方氏凭脉辨证，详析其因，提出欲挽救危机，必先扶济其本原，待得正气旺，自有托邪外出希望。继而又用滋阴撤邪，清化上焦邪热等法，乃得江阴柳宝诒治伏邪法真传，故用药秩然不乱，进退有法度，非阅历经验丰富，不能达此境地，读此等案例，可深味其意。

针刺治疗黄褐斑10例观察

武汉市中医医院皮肤科 徐宜厚

笔者遵循《张氏医通》所述：“风邪入皮肤，痰饮积腑脏，则面黧黯”的遗教，采用针刺耳穴为主，配合面部局部穴位，治疗黄褐斑10例，获效甚好，报告如下。

一、临床资料

本组10例均为女性，年龄最小者25岁，最大者45岁，未婚2例，已婚8例，病程最短4个月，最长8年，伴痛经史3例，经前乳房胀痛2例；怀孕后患斯疾至今未退2例；服避孕药2月后出现色素沉着2例。色素沉着的部位以前额、颧颊部为多，其次在鼻梁或上唇。

二、治疗方法

(一)取穴 耳穴取肾、肝、脾、内分泌；前额区配上星、阳白；颧颊区配颊车、四白；鼻梁配印堂、迎香；上唇配地仓。

(二)方法 取5分毫针轻巧刺入耳穴，不透过耳软骨为宜；然后再按色素沉着的部位，分别取上述配穴针刺。予以小幅度捻转轻刺激，留针30分钟，其间行针3~5次，2~3日针刺1次，15次为1疗程。针刺耳穴要重视针刺前后的消毒，防止感染至关重要。若伴有月经不调病史，可在月经来潮前5~7日，除针刺耳穴的肝、肾、内分泌等外，还应加用王不留行点压之，并嘱每日用手轻压3~5次，要有痠胀痛感，效果更佳。

三、疗效观察

面部色素沉着完全消退，肤色如常人，临床症状基本控制，评为痊愈者6例；色素沉着消退三分之二，临床症状明显减轻，评为好转者4例。

四、病例介绍

例1，唐××，女性，30岁，未婚。1982年夏天始在颧颊区和上唇发现淡褐色色素沉着，并未介意。一年后，色素加深，范围扩大到前额和鼻梁。1987年4月18日接受针刺治疗，3日针1次。10次后色沉明显减退，继续针治8次，上述部位的色沉消失，肤色恢复正常。从同年7月份起，仍然坚持每周针刺1次，3个月后面部肤色较之以往白皙细腻。

例2，赵××，女性，40岁，已婚。1980年怀孕，8个月时在颧颊区域出现淡褐色色素沉着，直至分娩，色斑非但不退，且在日益加深，转为深褐色。同时，在近二、三年内相继发生月经不调，经前乳房胀痛，腰府痠痛等证。1987年5月16日接受针刺治疗，每周2次，8次后色斑转淡；又针7次色斑消除，月经不调等也随之显著改善。不过，在针刺治疗的过程中，若逢月经来潮前5~7天加用王不留行点压肝、肾、内分泌等穴。

五、体会

黄褐斑的发生，多与肝、脾、肾三脏有关，分析其病因病机有虚实之分，实者常由肝郁气滞，血瘀孙络，使之血弱不华，导致颜面色沉明显；虚者则系脾肾阳衰，痰湿浊邪夹风循经上行于面，促使面肤色泽灰暗，甚则是肾脏本色外露。鉴于上述，本组取穴原则是在脏腑辨证的基础上，参考现代医学的有关论述，取耳穴的肝、脾、肾和内分泌为主穴，意在疏肝解郁，壮阳益精，健脾补气，加上对内分泌紊乱的调整，从而，达到气血中和，肤色复常的治疗目的。